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四

□ 13
3426
4



口 13
號 3426
卷 4

韓子解詁卷之七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說林 旧刊有上第
二十二字

原注說文說誘也。以言論入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苦貧矣。織株美價。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按唐時已有上下篇。索隱廣說諸事。其多如林。故曰說林。○旧刊割喻老篇置此。卷首八分說林。下篇以系卷第八。不知何換。

湯以伐桀讀以已同。增精神訓注無以字。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勢光。而恐勢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勢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增言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故讓天下於子。勢光因自投。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昭和十六年九月三日
野村堅

於河精神訓注因下有抱石字列子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與此章共虛妄之甚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按為於恐倒讀行事

令就二官擇其所欲也增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注使事也孟卯曰增秦紀也卯索隱魏

儲尤下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

公也讀言以公為使也公佩僕璽始皇紀注蔡邕曰印信也古者尊

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高大宰商謂宋國也孔子出子圍人請問客

何如也客指孔子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

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舊刊謂君

已見孔子舊刊若作已重復孔子二字亦將視子舊刊作視

指太宰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原注更置也韓策作魏

立於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韓策

房鄭作韓小國上有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舊刊上

韓策大下小下並有國字蒲阪圓云吳注大事記案韓非子

云云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以白里為九重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

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增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次

鮑叔曰大蚤邢不亡補則字晉不救增晉不

救齊不重增有勢且夫持危之功增荀子注持扶翼也不如存亡之德

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救晉句齊實利句待邢亡而復存

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志邊侯得之邊境子胥曰上索我者讀上始見以我有美

珠也令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增史楚平

員奔吳吳越春秋曰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執

之子胥詐曰王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

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與此同而子取吞之下云燕王必當殺子刺子腹及子之腸

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舊刊接前章增齊景公三年慶封

其族人曰晉迺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

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難遠越讀雖更遠於越也其可以安

乎言危也山璠曰說死說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魏策注何故不予

宣子曰無故請地策作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恐

彼重欲無厭重積也策注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

輕敵隣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

命不長矣舊刊氏作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增吳注王應麟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

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惜當作

惜作釋增釋舍也策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讀質質的也

注何舍此而不為也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

伯大說舊刊說因索地於趙弗與策弗上更因圍晉陽韓魏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及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民自亡讀獨亡也策作遂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召兵

召招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

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

人轅行旧刊轅作輒非是柯維騏曰任安善於揣齊而不善於秦謀止其役而休之不猶愈乎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人說山嗜曰宋策作許

救之甚歡讀言與臧孫歡也不爾與上大說臧孫子憂而反

其御曰索救而得今了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

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旧刊患作惡諸本你患策作惡此人

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

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莊冲虛曰荆本無救宋之

情悅而許之以堅其守使齊宋俱斃而已救渙人之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增與魏文不相當當將

不許趙刻曰策作趙利鮑注攻中山在君過矣魏攻中山而

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孫本拔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

必許之許之而大歡與使者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轅行君

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郭子玄曰越人之國以攻雖戰

睢祖此為秦獲遠交近攻而天下有由矣

鳴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鳴夷子皮負傳

原注傳信也以繒帛為之出入而從至望邑增案蓋博望在鄧州向城縣

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役有小蛇謂大蛇

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

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旧刊人下無必字也下有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

避之曰神君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

子為我使者即下舍人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讀言人為

上客則吾備千乘之君也子為使者則吾尚萬乘之卿也子為舍人則吾勉萬乘之君也增齊萊楚有祠者賜其舍人注

始皇紀注主廟內小吏或曰侍從賓客者吳注田成子因負

類師古云親進左右之通稱遂以為私屬官号

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里長里君之類讀言所至逆旅

見下待之甚敬因獻酒肉增云春秋末稱鴟夷子皮者有三

皮曰侍於屈春是也其二齊燕商詭稱范蠡姓者太史公列之貨殖是也其三齊人與田氏棄齊者凡論訓私門成

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注殺簡公之難又墨子云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魯晏子止之孔子

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是也史記索隱引韓子云蓋范蠡也蒲阪圓曰闕止之難成子出舍

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止之曰需事之賊也遂殺簡公立平公此後八年越滅吳范蠡乃去越其時田常既棄齊孰與

為難而有出亡之事乎且范蠡賢者報吳霸越業已足矣何故更薰箕弑之賊以求顯乎索隱未之考耳原于禮曰范蠡

之隱不可蹤跡越王邑之于會稽猶晉文之封介山子推也國語云蠡之去浮五湖莫知其所以終極是為得實如史記所

云在齊居陶事跡淺顯越之君臣有置而不問哉廣輿記同庭包山有蠡宅鳳陽府蒙城有蠡冢並可以証林希逸曰致

士先從隗始却似此等意見世假借重以售多倣此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主恐王字見九傳或云主人

東周萊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吳注姚云問其巷人東無一本周不內問曰答耶對曰主人韓非文同

而不知也。更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

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葉作誦詩，葉更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策注：小雅北山詩：普備率循也。增：毛詩：普作溥，溥，濱涯也。今君天

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策作：今

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也。策無字，君使出之，又見難一及內

儲下：莊冲虛曰：此段雖是權語，却是理上有三分條達。

韓宣王謂摎留曰：韓策注：摎留，韓人。吳注：摎居尤。吾欲兩用

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

成闕止。策無兩字，闕作監。而簡公殺，讀：執通，增：策作：執。魏兩用犀首

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策注：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

歲後說：襄王久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衍相儀留，猶兩用也。魏

亡，河西地，大概言之，不必兩人為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

年，以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是蓋得河西，今王兩用之，其

地則犀首張儀之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多力者樹其黨，策者：下寡力者借外權，原：小權，今從，舊

臣有內樹黨以驕主，策有作：或黨，上有其有外為交以削地，策有作：或削

地，作：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策：危，上有必字，唐荆川曰：用得

相之功用失，其人則兩用適以成公曹樹黨之患。

紹績昧，增：希姓，錄：叔此。醉寐而亡其裘，舊：刊作：裘，增：裘，古文。宋君曰：醉足以亡

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酒誥。毋彝酒者，增：者字，宜：後在。

下：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增：齊桓九三年，伐山戎，至子

孤竹而還，地理志在令支縣。

金在山上... 而猶與字... 西字... 而猶與字... 西字...

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
隨之遂得道絕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
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增言蟻封高其下深必得水也乃掘地遂得
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增蒙求注引此三字至其所不知不
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
過乎杜陵詩古未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毒退之曰聖賢之能多蟻馬之智專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舊刊操作操謬諸本楚策並同此策
而食之王大怒策無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
曰臣聞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

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策無

夫殺無罪之臣策夫而明人之欺王也讀言暴下之見欺也策無也字

不如釋臣策無此四字王乃不殺策注吳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

田駟欺鄒君田駟見趙策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

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睽其一日舊刊映作映字典映睽同增山番曰一本注映

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睽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睽

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

焉鄒君乃不殺駟之誑人其素性為然猶瞽之不能無睽目也不獨誑鄒君也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原注兩宦蓋樹援

鉏史刊犁作犁增內儲下黎且假人於楚而救溺于楚人

雖善游子必不生矣舊刊游作遊言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

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疆而齊近

魯患其不救乎山潘曰見二

嚴遂不善周君讀句嚴患之讀句并子章曰有缺文蒲改馮

沮曰增東周策作馮日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讀韓傀韓不

如行賊於韓傀誣嚴遂則君必以為嚴氏也劉辰翁曰殺韓

氏則兩斃矣增國策嚴氏為賊而陽豎與馮道周周君留之

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

十四日以待命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乃

與此條意同相發山潘曰此事內儲韓烈侯策及刺客傳

所載各有異同吳注大事記案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嚴政

殺俠累一三年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相

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刺客傳誤策云東孟之會

會韓王及相皆在焉嚴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云東孟之會

嚴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蹤哀侯而殮之立以為鄭君故哀

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殺其子懿侯即

位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侯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

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策誤為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

嚴遂殺哀侯解題引正義曰紀年晉相公邑哀侯於鄭韓山

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堅乃韓嚴若山乃懿侯也增

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為一事司馬遷兩存小決故温公與劉道

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注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

書合矣韓嚴韓嚴遂韓遂一人蓋姓嚴名遂韓人也吳氏分
為二人誤韓山堅陽堅陽賢亦一人豎痛作堅形之誤也蓋
姓陽名堅或名山堅亦韓人也與東周潛通謀且助韓之嚴
遂為內應以弑哀侯者刺客傳不載陽堅事者蓋欲舉霸政
獨身直往刺國君及相以
見其勇耳吳氏亦考未盡

張譴相韓增張良傳索隱韓有張譴病將死公乘無正秦官

百官志增公乘姓也魏文侯臣懷三十金也而問其疾居

一月自問張譴曰韓主自問疑增本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

曰無正重法而長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

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高誘曰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孟文侯謂堵師

贊曰策作觀斯贊注魏人姚云後語作堵師策左傳堵師段

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堵汝樂羊以我故策我下而食其

子之肉答曰策作贊其子而食之肉尚食之且策作誰不

食樂羊既字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又見人

孟孫獵此段不可別提人得麇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問人

而求麇答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人問

復召以為其子傳增說死貴德其御曰人問曩將罪之

今召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麇又且恐吾子爭故曰

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又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九

淮南子微下
有而字來作
歸死至字來
應不有字來
三字上評連

成樂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然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

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

為之是也讀言子之言固是也增非緣義也為利也吳疆而

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舊刊無而字怖以為象箸為舊刊無不

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盃玉盃象箸此文又必不盛菽藿

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增短當作短荀子衣

之褐亦短褐也齊俗訓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列子朕衣則

短褐釋文短言豎方言複襦也說文粗衣也又敝布襦也又

澹淪短者曰短淪有作短褐者誤又墨子舍其文綉却短有短

褐而欲竊之宋栗隣有短褐注豎使之褐吳注一本短褐姚

本注短作短韓文考異云短一作短方云貨殖傳用短字

董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

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作短文選則用下管切是唐

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纓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

皆傳寫之誤云國策短一作短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

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短襦也又淮南子巫

馬期統衣短褐高誘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

之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智者圓曰作短誤齊俗

訓必有菅屨跣躄短褐不完者高誘注楚人謂

袍為短褐大布据此則云高誘無說者失考而食茅茨之

下舊刊食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

足矣增言不足以聖人見微以知萌山璠曰見端以知末故

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舊刊無之字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增墨子周公且非關叔薛三公東

武王誅紂伐奄注辛公申曰山璠曰左傳昔周辛公之大難

東方無道之國辛公申曰山璠曰左傳昔周辛公之大難

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南蓋服矣通雅

云九尋在徐州魯之閭焉厚齊以朝鮮東尋九種非也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舊刊懼作畏增誤謔字讀言恐以長夜飲而忘日數也蓋紂猶知之

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舊刊使下有人字箕子謂其徒曰

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

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增凌趙注醉者懼獨醒也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舊刊徙上或謂之曰子

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

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增說

其可得乎說山訓莊子並載王元澤曰此亦譬喻字勝技劣而無聽所用亦等瑟之類作隱語

陳軫增魏策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增微橫樹

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喻軫遊諸侯皆合然使十人樹

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揚矣舊刊作至夫舊刊無此以十人

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

子雖王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與孟子天下易生之物章相類

魯季孫新弑其君增經世書曰三桓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

死而始灰而血已血而血已血而灰已灰而土讀血血也

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母乃當作

貫字謂罪也乃盈欠文或云及字此後毒逆滋有不知

者也并子章云毋灰訛言新弑其君其惡灰滅反土未可知

本皆美矣

也山璠曰母音無也耶古字
通未可知也言季氏存心

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增齊大夫見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增物趙作暢時則訓暢月音暢月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

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增言斧折其樹創

斯離之兩雅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增言斧折其樹創

數離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增言有言

志事大而我示之知微夫田子將有大事增言有言

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莊子山木楊子之宋宿於逆旅列子

更有逆旅人三字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列子一人下有其一人

美者自美列子上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列子上惡吾

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莊子列子行賢而去自

賢之心莊子列子焉往而不美莊子列子行不愛哉莊子

下皆知善之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衛人嫁其子增汜論訓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

也其成居幸也汜論訓有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其子因私

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及者旧刊無陪其

所以嫁旧刊陪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增

知以富也。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增汜論訓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悖哉？曰：子遇合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必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高，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增：管子容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宮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容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亦用人，吾不仕矣。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陳深曰：與西門豹鄭子陽事同。

田伯也，好士而存其君，自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

以為則異。飯氏曰：以二字合。公孫友友，自刑而尊百里。增：未

自刑之為則異。見所出，其薦百里，堅乃自宮而誦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

者，東志逐者亦東志，其東志則同，其所以東志之

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增：田伯也，事未聞。

說林下舊刊割下篇系第八卷首有第二十三字

增：凌趙題注，近本皆自蟲有虱起，今据宋板增定，凡十六條，舊刊同。

伯樂教二人相踉馬。莊子馬踉，怒則分背相踉，牛馬類，以足

相與之簡子既觀馬，一人舉踉馬。聲類曰：踉也。伯樂音博勞。指人謂之也。

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踉此自以為失相其
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踳肩而腫膝增音短夫
踳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原注腫膝
能任也前有任之者後有舉之子巧於相踳馬而拙於任腫
者任者無力則舉者無功也膝文可証夫事有所必歸夫原作大而以有所腫膝而不
任智者之所獨知也

惠子曰原連置猿於柙中柙檻也則與豚同故勢不便

非所以逞能也逞亦程課也

御覽正身下有見字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正位
正東宮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

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侈命也山嗜

當作幸字又作吝因誤作命蒲阪圓曰曾御覽作不暴人作
子難浩驕富貴豈至傲慢若此曲說愚人文子見大戴禮

鳥有翩翩原注音周者字典引此作周注一作翾金谷世雄

如雁周周之智不如鴻引韓子作周三引阮嗣宗詩云周二
銜羽以免顛仆蛋二負雁以求美草言鳥獸尚知相依也据

此周二蓋蛋二距虛之類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

乃銜其羽而飲之世雄曰言使一人之所有飲不足者

不足以飲也言不可不索其羽也喻事待眾助以成也圓云

阮籍詠懷詩周二尚銜其羽無其字不可下有以字也作矣

鱣類氏家訓書證說似蛇蠶似蠟兩雅釋蟲軌鳥蠟注大蟲

同蟲狀似蠶墳首睥目色多青增管子欲小則化如蠶蠟注
藿中蟲說林訓今鱣之與蛇蠶之與蠟狀相類而愛憎異取

說苑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漢者持鱧婦人拾蠶利之

所在皆為責諸楚策責諸懷雖乃注孟責專諸諸吳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駕馬千里之

馬時一其利緩駕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

者惑也鳳卿案惑當作急雖云下言君上必採用者以當其

字疑矣汎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

用也上言者權也注用可否相濟也周書周史

所記桓赫增疑杜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

者也讀不衍文則事寡敗也

崇侯惡來知不過紂之誅也旧刊過作適作遇蘇劫適夫

遇言身免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于子胥知其君之必亡

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于子

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言兩知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

宰三坐乎浦阪圓曰三坐宋君太宰季子同坐也齊策張儀

新進獨說不然將不免與孫賈與其媚於季子因說以貴

主讀言大夫也而輕國增貴主媚宋君輕國

揚朱之弟揚布列子弟下有日字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

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列子而上揚布怒將擊之列子擊作

通雅
音義
君復
以

楊朱曰子母擊也列子母作子亦猶是也使女狗白而

往列子嚮者注音向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列子深曰以素

惡之况於人

惠子曰羿執鞅井子章曰當作快抉決以韋為藉故或從革賦注

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持打射用韋韋韋也增東京賦注

謂之遂一物三名增字或作捍捍內則注捍拾也以捍拾也

於左臂以遂弦東操弓關機王廣易注機弩牙也越人爭

為持的弱子打弓增原道訓打鳥弓之弓注張也又非二五難記也欲鴻鵠之心切也山璠曰子慈母入室閉

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言恐

字音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以為其無水者也

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

乎山璠曰而亡屬上浦改圓曰范睢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

之負其百金讀負也而理其毀暇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

者十四字句拾百負之時也言得時義也增言舉事者或有

以無舉者為賢不知此乃聰慧如監止者負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駟死之因曰臣能檄鹿見王舊刊檄

按按當作綴謂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說文擲旁擊也又與擊通莊子可証增旁擊也於義不通山璠曰當作擊子虛賦微執受訛斂子道曰山氏意蓋謂臣能微獲鹿王乃御車使之微鹿而不能及故此人代而御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駟如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彘陳與楚戰也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廬凶居也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輕已獨何為容容十年難乎增如忠孝篇悅密春也鳳卿按合舉車之易誠知子之言則越王何為侯十年之後遂其志也而密一辛苦如彼堪笑也反諷公子謀大事輕舉也山璠曰越語范蠡曰夫十年謀之而一朝棄之其可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

懼許由之盜之也讀言為許由鞞藏之也并子章曰以許由為藏其皮冠並迂夫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言家人忠許由盜其皮冠預藏之三蚕相與訟一蚕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蚕曰爭肥饒之地一蚕曰若亦不患臘之至增臘祭名秦紀正義十而茅之燥耳茅包彘物增燥恐焦字誤飯子道云耳字語助東周策夫鼎者非效壺醢醬孰耳可懷快投挈以全齊者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張其母而食之增張苦怪反孟子注相故謂彘臞人乃弗殺需者豕豕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官大者之一且鼓臂布草煇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蟲有虻者原曰注或作蚘增山璠曰韻會虻字注引爾雅真非子曰蟲有蠃者一身兩口爾雅諸書蠃蝓各蠃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檢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虻字蒲阪圓曰字書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七十七

蛇胡恢切與蝮音近注蝮物一身兩口爭相齧也增山璠曰
此一本爭下逐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蛇
有食字勝

類也
宮有聖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聖之地無當作有并

之地也則寡非矣

公子糾原連上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

視不見增心不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事在莊

公孫弘增中山萊司馬喜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

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

人刑兵不以斷頸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增周南戰伊闕也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左傳僖廿

字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讀言殺我以遂去之舊刊無故

曰物之幾原注危也者非所靡原注隨也也山璠曰幾讀如見幾而作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導道通言也廖文英

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子貢曰賜也

誰能說破子西何以獲此高名也一曰鈞當作子貢曰賜也

鈞平也謂適當之名也讀言導之使其鈞名也

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子貢曰賜也

誰能說破子西何以獲此高名也一曰鈞當作子貢曰賜也

鈞平也謂適當之名也讀言導之使其鈞名也

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子貢曰賜也

誰能說破子西何以獲此高名也一曰鈞當作子貢曰賜也

鈞平也謂適當之名也讀言導之使其鈞名也

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子貢曰賜也

誰能說破子西何以獲此高名也一曰鈞當作子貢曰賜也

寬哉讀言不寬也宇迪曰不被於利山璠曰寬絮當易地湯正路云二哉

句讀言不被於利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字疑行

子西不免讀句蒲阪圓曰白公之難子西死焉實孔子之言也故曰

直於行者曲於欲讀言通人情也鳳

晉中行文子出亡見說苑權謀篇文有異同史記過於縣邑

從者曰此嗇夫秋時蒲阪圓曰魏使其舍人為見者嗇夫

賦注書注主幣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獄訟收公之故人

主人為公廼春秋未諛語比大夫於諸侯者其原蓋本於楚

縣尹曰公增左傳鄭伯有居窟室朝者曰公焉在注家臣故

為公伯有公奚不休舍胡舍作焉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

此人說苑作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原注振

也我過者也振救也荀子大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上當

吾過以求容於我者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

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原注魏人魏策作謂宮他曰東周策高注為我

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策以齊以上子

資我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策是示齊輕也注趨魏臣

魏之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策作天齊不

魏者讀言為力能制魏者所怨也增西周策注有公不如曰

以說齊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

也必囚公策公不如至此二十七字作故公不如必有魏公

是公有齊也也字因以有齊魏也有魏也

白圭謂宋令尹曰則恐楚令尹而仕宋者增適他國而稱

故國官非理也六年宋景公卒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注近官有

寵者大尹蓋通宋君之母者國策公位作太后之事君長自知政公無事原注謂矣今

君以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

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謂夜圓日用如以公師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

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車一人焉讀人猶各也先達者達

得其相收管仲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

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讀效也鮑叔言而相之亦見后故

諺曰巫咸

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雖善祝不能自反也秦

醫讀秦越人也增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

記曰姓秦名小齊越人今史無小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

見本未缺也越人以非名字蒲阪圓曰繆稱訓醫以治病

通雅云扁鵲秦少齊成式笑任道昇呼扁鵲為扁後讀甄大

言本州引曹憲音布典反乃信之又曰扁鵲姓秦字越人扁

縣郡屬渤海智按地志無扁縣而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

以齊越人此為近之然今史記無少齊二字其曰扁鵲者黃

帝時有扁鵲而秦越人在戰國時人号之為扁鵲今所傳難

經乃越人作非黃帝之扁鵲也託名耳宋雷敦作炮灸三卷

亦非黃帝時之雷公漢志有黃帝扁鵲俞附方隋志有雷公

注神農本草四卷此乃非戰國之越人宋之雷敦然必偽託

者海篇之雖善除請除病也秦策扁鵲不能自彈也讀蓋謂

誤校也夫彈痊者痛外儲石上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

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讀北夷產裘原道訓句而不售士自譽

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說苑權謀篇載吳使沮衛蹇融犒於荆師左傳昭五年吳

犒師使其弟蹇由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乎舊刊

答曰上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舊刊

其何也說苑奉使答曰是故固通又東周策其所以

吉也說苑是吾吳使臣來也舊刊固視將軍怒字將軍

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

守矣且國之上非為一臣上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

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

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無也字一本注楚人

智伯將伐仇由呂子權勳文大異精神訓注近晉之狄國也

廣事因隨人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注夷國屬臨淮漢志

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又史記樛里傳仇猶韓子仇繇呂

子春秋權勳劉氏外紀夙繇高注或作仇漢志臨淮乃泗

之連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伐者音求字又作咄通

雅云公猶今之泗州通典泗州連水縣漢女猶縣南齊設冀

猶今泗州也春秋仇猶國今大原府孟縣也有仇猶城智伯

欲伐由即此羅氏路史謂智伯所伐為連水大誤矣又云

仇由之君大說除道義道險難乃鑄大鐘遺於仇由之君

同刊無

重刊

此子與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讀言大國以此來請也

卒必隨之讀卒兵卒也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枝因斷轂而驅高誘曰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太也至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正義七月作十九日呂子作七日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見魯昭十二年謂杜氏曰楚史名謂

荆王曰增荆王惠王也說苑權謀作莊王誤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

讀大甲言壯魁之士能衣大甲者增說苑立節越甲至齊又家語屈節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越兵以甲為名蓋其軍

制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兮吳舊刊與

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讀言就軍與戰也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

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舊刊不如賂之乃

割露山蒲阪圓曰蓋在江淮之間之陰五百里以賂之史記越滅吳而不

東侵廣地至泗上陳深曰倚相策所謂擊其階級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言夜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山璠曰恐有誤說苑指武作吳必夜至甲裂墨壞彼必薄我

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讀言成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

荆陳陳列而友左史曰吳及復舊刊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

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蒲阪圓曰魯哀

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使延州來季子救之交綏與此異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魏策無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願

下有得字增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

御覽荆
伐間有
人字無
星字輯
下无而
宗陳字
作有我
三字

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友

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讀構講同和也內儲下為魏王構之增策作講注二國不伐知魏和之

正周策注講和解也吳注史甘茂傳索隱曰鄭氏講讀曰構又曰漢中構講兩字常雜構構講亦然今九為和解之義者

定讀從構為交結之義者字當從後並放此乃皆朝魏增魏文九年三晉初列

時楊慎曰魏不助亂以得二國之心甚奇

齊伐魯索讒與讀呂氏春秋作岑鼎增左傳讒與之魯以其

賈原注賈與鴈同舊刊作鴈往齊人曰賈舊刊也魯人曰莫也齊曰使樂

正子春來呂子審為新序節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

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

信列子履信篇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傷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

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

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

韓咎策注大子立為君而字未定也弟在周增韓策韓世家

大事記史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蟻爭為太子時蟻蚤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蟻蚤遂不得歸韓

立咎為太子國策與世家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原注

所載參錯重複不可詳考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

者不立其弟也增策恐韓咎入韓秦母恢曰西周策高不如

之不立也注非山璠曰咎當作之秦母恢曰注周臣不如

賊也策效作効增效致也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戒為途中不立則曰來效

靖郭君人間訓注齊威王子封將城薛客多以諫者策無靖

郭君謂謁者曰策無毋為客通策無齊人有請見者策無曰

臣請三言而已策有過三言一策作益臣請烹策注所謂靖郭

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有而字海大魚楊慎曰三字因反志人

訓因靖郭君葉刪此曰請聞其說人間訓請作願葉請以下

復有客曰郭有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郭無靖願為

寡人言之葉願以下六字作亡更言荅曰葉荅君聞大魚乎

有網不能止繳不能結也人間訓作鈞弗能牽蕩而失

水葉注集韻蕩放也言自放螻蟻得意焉葉注螻蟻姑一曰

也增莊子吞舟之魚今夫齊亦君之海也黃海君長有齊

策無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墨子慎熾篇城猶

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葉無不字是又

荆王弟在秦此條又見秦不出也增權謀篇發端云楚公中

射之士曰資臣白金臣能出之因載白金之晉見叔向曰荆

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白金委叔向受金舊刊登叔向字

羽紀二世使人讓章耶章耶忠同法而以見之晉平公曰說

飯子道曰使者之言不左稱叔向可以城壺丘矣增左傳晉人以宋五大夫

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通雅云壺餉平公曰何也對

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

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

荆東周策注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

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秦伯時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

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好金見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魯定四年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

者讀言溺入於水也一飲而止讀其人飲水一口也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

如乘之以沉之趙本注喻楚常為五患不如因而溺之

鄭人宋富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

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

者為盜已見說難

金澤 林寬季客校並書

韓子解詰卷之七終

韓子解詰卷之八

加賀國臣 津川鳳卿那儀甫述

門人 松田永子雲 校

觀行旧刊有第 二十四字

明主獲法術之士以為寶鏡利於自見無咎見疵明過之事是謂觀行之道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知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

短不足也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

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葦以緩已增

助序文注引作自緩云葦皮繩喻緩也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弦急也

故以有餘舊刊脫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數術也謂法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原注在二

曰力有所不能舉原注在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原注在故雖

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禹獲之勤而不得人

助不能自舉有資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世刊作

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使也舊刊作離朱孟子所謂離婁

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王

不窮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

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

言勢可為者

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

之恐脫淺深矣季布傳有以闕陛下韋昭云闕見陸

注猶善惡也言觀其喜怒以闕人主善惡今故明主觀人不

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之舊刊無不能自舉資育

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言知不惡法術之士

離朱鳥獲盜跖曾史等語言雖

安危舊刊有第二十五字陳深曰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

惡言福善三曰生歿舊刊作隨法度言守四曰有賢不肖而

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意億

卷下脫之

人必知
而避何
肯立存車
覆舟之隆

七日有信而無詐道別危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

割於法之外繆稱訓繩之內與繩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

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

則人失其所以樂主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

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讀儀表權衡皆言法令也以動則

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自暴為非

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舊刊作常立山云功名篇國

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五雜俎奔車之

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山云孟子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即此意金谷

世雄曰當危急時仲尼之智不能相讓也故号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

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

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讀竹帛謂法令之書舊刊脫治字其道順故後

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脫衣食二字雖資育不能行廢

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彊勇之所不能行則舊刊作雖上不能安上

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讀十二字句言下財已盡而上

以應上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

不成聞古扁鵲之治甚病也扁鵲黃帝時人甚病與以刀刺

骨聖人之救危國也非有先王論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於

字書佛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

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

拂耳讀言以拂耳之諫為福也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

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

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陳子淵曰治病在忍痛撥亂在

開

人主不自刻以堯刻猶期也或曰刻刻冠已之刻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

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本不疊此四字今從日刊補之則上不失下不亡

上不失天下下不亡其國讀言人主之所冀望在上雖不亡下皆忠臣也下皆忠則上不失下不亡矣其所冀望者如此

而不知上下之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舊刊作盡如

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原注言人君以桀紂自待而以比干子胥望臣則國終不安增不權其力連下

看言不盡力於權衡以御其臣故有田常之臣也注臣作身誤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

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

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漢書注齊民平民也如此則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疆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故

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讀上段言田成故而名實不稱上空虛

也舊刊作得奪主殺天子也山璠曰齊而無是非不黨茲者多

賞於無功使讒諛諛諛面以詐譎為貴誅於無辜無罪使

偃原注儂人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原注

原注誅賞不明是以名亂原注言故不外失原注言

失之近遠謂朝廷而不亡於遠者無有猶未之有故周之奪

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况

敢易位乎言不能秋毫侵取其地况敢易奪其位明主之道

忠法盡力其法忠心盡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竟無膠漆之

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荀子儒效篇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

大義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趙策蘇秦曰臣聞堯無二戶之

於虞其側微於後世而得結同刊得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

於萬世者之謂明主劉涇溪曰意甚迫

守道旧刊有第

補陳深曰賞罰明則下盡乃陳明卿曰每以伯夷盜跖設喻亦見莊韓之套然立說雄高快徹不厭其複

聖王之立法也王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

以旧刊衍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勤勞者賞厚勤勞

盡者名立讀言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春秋言賞罰好惡無私情也增荀子

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注死猶盡也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不

飾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

而發至於任鄙增史記力則任戰士出死奮發也而怨旧刊

是為責者守道者皆旧刊懷金石之心以死于胥之節

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責者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

完矣陳深曰賞罰明則下盡力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山璠云止

其所易內儲上殷法刑五灰傳曰無弄灰所易也斷故君子

與小人俱正增當作小人與盜跖與曾史曾參史與俱廉張之象曰此謂

則身不全責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許可則利不成謂

可取之時也末了凡曰明主之守禁也責育責育夏育古之力士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

害於其所不能取讀言為明主所侵害也言責育無故能禁

責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及

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至旧利作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安取八字句雖伯夷亦危也

子章曰危免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伯夷則不免取故云并

子綽云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謂以善人而姦人不絕世常有故立

法度量法下押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言不見為非也而盜

跖不得非不得法分明則賢不得奪言不奪不得侵弱衆不

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不失姦人不徼幸

寄千金於羿之矢言置千金於羿射則伯夷不得亡通雅曰

姓墨名台見孔叢子注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而

智字公達見論語疏正義引春秋山陽篇或曰姓墨胎氏而

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必誅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

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不用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六

予不舉六卿

宰子六卿皆亂臣也言國無亂臣也通雅曰關

田常為亂則誤矣東

書不著子昏不明夫差

忠臣無載失身

亡國之畫

孫吳之畧廢

世治不須

盜跖之心伏

明則法度

屈也

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

甘服恐甘

而無曠目切齒

字看

傾取之患

舊刊曠作曠切齒刺客傳索

人臣垂拱

於字有金

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

字插於

嗟惜

原注子夜

之禍

矣增刺客傳搯李隱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

服虎而不以押

押論語注云

禁茹而不以法

難法立中人易

塞偽而不以符

契符

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押

非所以備鼠也

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

也

立法所以

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

也

預備也增撰秦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

不幸亂臣之無詐也

持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

舊刊有

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

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

法今不法作賞讀言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

於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舊刊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

則守國之道畢備矣罪故跖犯法不止若必罰信法則跖懼

殺身故不盜况

常人知之乎

用人旧刊有第十七字

聞古之善用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宜適也鄭風緇衣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原注則見功績負荷也任也兼官則責多而力不給也故內無伏怨之亂讀伏怨蓄怨也外無矯服之患言心服也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恐脫爭字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同功工故莫爭訟飭令作莫爭言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蔽力讀蔽與角通校也競也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

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任心為治也堯舜舜字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後意

度治要脫度字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差擇也王爾

淮南子注古巧匠不能半中折衷也增山云半中當作成半方使中主守法術拙也

守規矩尺寸治要守作執則萬不失矣言萬不失君人者能去賢巧

之所不能治要有而字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孫鑛曰此言廢法不可為治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

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樞剖背見安盲者處

平平地也而不過旧刊作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

下之恩孫本作心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申也增山曰禮記喜

評林美仲魯般字也孟子所謂其人也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

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怨積

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此誠人君以喜怒為賞罰也

明主之表異舊別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

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

而斷因攢而縫攢鑽通穿器也用之穿物曰鑽字與曰讀書通攢通作攢剪衣之形隨其形而縫之讀婦

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以罪縫處以表識之亦通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竟不得也讀言雖竟不能也而世未嘗無事也

舊刊也作之非增秦策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則橫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

可與救危國故明舊刊主厲廉耻招仁義山曰招猶揭也莊

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孫鑣曰此等語又

其德書圖著其名書當作畫書如字亦通上文圖人主樂乎

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

乎以一負一負荷也謂兼官也責多而力不給也原田注

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

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

快言偷苟且也快快二不滿也君宜備之然侮數以德追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九

字誤莊子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說故人主結

其德書圖著其名書當作畫書如字亦通上文圖人主樂乎

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

乎以一負一負荷也謂兼官也責多而力不給也原田注

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

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

快言偷苟且也快快二不滿也君宜備之然侮數以德追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九

按事反其實也原曰注禍賊當誅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

而反以德報之也禍曰刊作禍

有易身之患言易主也自君言之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猶偃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

給則伏怨結也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

不省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原

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是以召亂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

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燕見憎不能盡力而勢功魯魯見

說而不能離歾命刑不避國而親他主見憎見說皆為如此則

人臣為隙穴隙穴窺主也言挾篡盜之心也孟子鑽穴而人

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讀的為射者表儀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

戮而燕人不恐罪生甲禍歸心舊刊禍伏怨乃結言不誅其

其連坐者也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

法極極通讀非而死無螫毒故燕人服原注聖人以無心發

天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舜復立亦復如此則上無殷夏

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

矣極至

夫人主不塞隙穴以牆而言而勞力於楮堊讀外節也楮暴雨疾

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資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言內

蕭牆疏而固金城於遠境言折衝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

里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

禍莫大於此言人主不可忽也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

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

國溺者說林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必不生矣如此則上下親

內功立外名成此本廢法求治忽也

功名舊刊有第二十八字陳深曰得天得人得技得勢則功名成孫月峯曰公子固好用此排字法曼波瀾是

頓挫亦自可喜合二為一見變固佳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

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喻老冬耕之稼逆

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舊刊脫務字群書治要亦有

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趨促也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

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治要脫推字作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

然之道行田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

下舊刊而下字單作則字非臨千仞之谿舊刊千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

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三非

不肖也位界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舊刊

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力以共載之戴通晉語注奉也故安

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舊刊

行一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舊刊作相持誤而成形

影相應而立立作生故臣主同欲而異使恐便字人主之

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

何孟春曰是之在今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

至治之國君若梓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讀技臣之材也故

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本亦作易於事立功者

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言世人謀功

其子道曰不思猶不厭也今按惟日不足之義而遠者已親

不載於世增不為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

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

勢原注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如此故太山之功

長立世指本作常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日月名

注作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舊刊作舜之所以

北面而收功也舊刊作

大體舊刊有第

古之四子講德論注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讀觀

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治

心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十一

鳳野機
作信去云
親近者
於信守

叔康非

學脫

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文選注作酒垢非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引猶入推猶出也言出必於繩墨而不違也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急緩法度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自為善則賞已為不善則罰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讀朝露之在草上圓而未散及午則散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創傷也雄駿之士不創於戰陣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墨子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功著于盤盂銘篆著壺鑑又云功績銘于金石著于盤盂注盤盂之器皆銘其功趙策著之盤盂鮑注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誤又漢志及田蚡有孔甲盤盂取義以名書記年之牒空虛天下無事故不載故曰

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見莊子以千歲之壽操鈞規矩舉繩字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良劍之名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止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功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燕止澹然間靜因天命持大體紀綱故使人無離法之罪讀羅法也詩雉離於羅之離也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舊刊不治不治上不大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治要必載讀謂君上之心如天地也覆育太山不立好惡不擇土石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澤不擇水故能成其大山故能成其富管子海不辭水故能就其高明主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三

厭入故能成其衆陳思王表江海稱其大者以不容注墨子
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也故能大又李斯書太山不巖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大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
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
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讀如山谷也增字云治要歷作楷圓
山川歷藉義同言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
因其勢治之也
治要伏怨作上下交順以道為舍曰刊順作樸似勝言朴素
伏行非也
也命老蕭為之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
欲之則德無舍
至也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八終

